

漆器生活化：

一场大漆与生活器物的美好重遇

黄洁贤

【受访嘉宾】



独立漆艺人，以“艺术融入日常”为创作理念，运用大漆工艺创作现代美学漆器。曾在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，多次参加专业漆艺展，作品曾获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

法古而意新 让漆器艺术重回日常

在广州西关的荔枝湾背后，藏着一处有900多年历史的静谧古村——泮塘五约，这里是广州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聚落形态的古村之一。石板路、木趟笼、青砖屋、葱郁老树……巷子深处还藏着许多艺术小店、匠人工作室，令人有一种时空交错之感。

在广州土生土长的独立漆艺人黄洁贤，去年便将个人工作室“洁贤漆器”迁入了充满烟火气的泮塘五约传统街区，并向公众开放，让大众零距离了解漆器制作的繁复过程，感受漆器的魅力。在她看来，“漆器生活化”，关键是让漆器成为精致美好的日用器物，而不仅是艺术品或收藏品。

而在市场上有很多所谓“漆器”根本就没有大漆的成分。在工艺技法方面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，古人对大漆这种材料的习性已熟知无遗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工艺技法，最能适应及反映出大漆的特点。因此在中华漆艺的传承中，工艺技法必须得到完整地继承与发扬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在现代生活中很多古代的器物或消失、或改变、或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现。漆器属高端器物，生活中不可能每款器物皆漆器，在创作中我们必须有所取舍。以我制作的漆器为例，以茶杯、咖啡杯、花器等居多，都是生活中最常用的。就材质而言，我偏好制作木胎漆器，木胎不易碎，且大漆能渗透到木纤维中，与木胎浑然一体，天然又有亲和力。

很多漆艺家会追求器物独特的形状，从而体现艺术性，而我有不同的思考。我认为，日用漆器首先要实用、好用，其次才是好看。因此我选用的器物形状首先要考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。比如杯子，必须容量合适、手感舒服、拿得稳，入口舒适，便于清洗。

而在表面装饰方面，相对于刻意复古，我认为漆器创作应更重视现代家居审美、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美学。羊城晚报记者：目前手工漆器大多是以个人工作室或作坊形式生产，漫长的生产过程、昂贵的大漆成本和有限的生产数量，使手工漆器的价格难以下降，您认为漆器应如何让更多人认识与使用？

黄洁贤：虽然漆器有价，但它并没有超出现代人的实际消费能力。漆器要进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，我认为难点在于，不少人把“大漆”与“化学油漆”混为一谈，对“大漆”和“中国漆器”的认识太少。而业界为了迎合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，以假乱真，以次充好的现象频生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消费者的“天然误解”。

我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向公众传播正确的中国漆艺知识，更希望业界自律，制作真正的、优质的漆器。中国人素来热爱传统文化，相信漆器的价值会渐渐为更多人所认知，令古老的漆艺得到更好的传承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漆器是否应向精品化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发展，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使用需求？

黄洁贤：漆器在“精品化”和“大众化”两个层次上的发展，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。

日本把漆器分为“漆器”和“涂物”两大类。制作精良、装饰繁复

精美，兼具很强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漆器制品称为“漆器”，价格堪比奢侈品。仅仅涂了几层大漆，达到日常使用的防水防腐、耐酸碱等基本功能需求的大漆制品，称为“涂物”。“涂物”的工艺技法简单，价格较低廉，更易为大众所接受。

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样的细致区分。对于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的精美漆器，侧重在漆艺家的个人工作室以“艺术作品”的方式进行创作，以满足高端消费者、收藏家对独有、限量、可鉴赏把玩的漆器的需求；对于偏重实用性的“涂物”，则可在漆器工厂中以“产品”的方式制作，满足批量和实惠的大众日常使用需求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怎么样的漆器才值得收藏和购入？购入漆器应避免哪些陷阱？

黄洁贤：漆器的“老物”和“新物”是两大不同的收藏取向，优劣评价和价值判断分属两个不同的标准体系。

目前漆器仍未成为大众日用器物，因此对于新漆器来说，我认为，使用真正的大漆、沿用古老技法制作的、制作精良、品相精美、富有作者个人风格的漆器就值得收藏。实用性、艺术性并重的漆器也值得推荐。

至于购入漆器时如何避免陷阱？只能说眼界决定判断力，要多听、多看、多上手。比如，通透的漆膜虽然坚硬却有弹性，漆层达到一定数量后，漆器的手感虽如塑料般光滑，却有独特的温润感。大漆的气味与塑料的气味也截然不同，大漆的酸香味是特有的，在新完成后的漆器上会留存数月，嗅觉敏感的人甚至在完成过两年的漆器上仍能嗅到大漆的气味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新漆器，不知道什么是大漆的酸香味的话，就增加了辨别的难度。

在购入漆器时还要避免价格陷阱，不应存有“捡漏”心态。比非一件别漆器，需历时两年左右才能完成，价格自然不菲。市面上那些几百元价位的“别红”，其实是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塑料制品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市面上很多漆器是用腰果漆制作的。腰果漆是一种以腰果树的果实为基材生产的合成漆，没有大漆的成分和优点，成本却不到大漆的十分之一。腰果漆制作的成品，与大漆制作的漆器有一定相似度，但颜色比较明快、轻飘。而大漆的所有颜色都带着棕褐的底色，色彩更沉稳、厚重、端庄。相信漆器爱好者们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，一定能领略到漆器独特的美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

漆艺，穿越了七千多年而来。当你目睹大漆的深邃，触摸到大漆的温润时，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传统工艺那难以言传的美感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、使用漆的国家。从河姆渡时期的漆木碗，到秦汉时期的大漆礼器、食器，再到唐宋元明清日渐繁荣、异彩纷呈的漆器世界，漆器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日常生活所需。以漆为媒，以漆作器，是大漆自古存在的形式和意义。

时光流转，如今的大漆，更多的是被漆画画家们以“漆画”的形式带入大众视野。大漆与绘画的结合固然富艺术之美，但案头摆放几件气韵独特的漆器，既可欣赏又能使用，更为生活增添了无限意趣。近年，国内陆续有漆艺师投身于漆器的创新与制作上，令漆艺回归到“生活化”的本来面目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漆器要符合当代审美，也应满足日常使用要求，它们既是可收藏的美物，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实用之器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在您看来，漆器有何独特的性格？

黄洁贤：漆器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，简而言之就是：漆是漆，器是器。大漆作为一种基础材料，有着其他材料无可比拟的众多优点，大漆是液体，是涂料，也是胶水，不能单独成器，它必须附着在其他器物上才能成为“漆器”。所以在漆器盛行的秦汉时期，漆器并不称为“漆器”，而称为“木器漆者”。大漆几乎可以与所有的矿物质与有机物兼容，却不失自己的特性。它附着在他物上，使他物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却不会因为埋没自我，相反，在成就了对方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。大漆的这种性格，恰恰遵循了宇宙万物相生互益的“天道”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在您看来漆器不止是艺术品，而应该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，您是如何理解“漆器生活化”？

黄洁贤：漆器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是为人们生活所用。这是漆器的发端与初心。几千年来，漆器种类繁多，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一不涉漆器。而作为艺术品的漆画，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美术学院中出现，历史尚不足一百年。

大漆技法有四百多种，与年轻的、仅供欣赏的漆画相比，漆器是更能全面传承所有大漆技艺的有效载体。

我所理解的“漆器生活化”，首先是漆器一定要在生活中常用，不能成为摆设。其次，“漆器生活化”并非简单地复活古物旧器，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法把过去我们祖先使用的各种漆器照搬到现代。

实现“漆器生活化”有几个关键点：材料、工艺技法、器物和表面装饰。

就材料而言，把大漆涂在器物上，这件器物才能称为漆器。因此，生活中的漆器必须以真正的大漆制作而成，并非用“仿大漆”或“化学油漆”制

洪乙栋

【受访嘉宾】

200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壁画系，主攻漆艺专业方向，2015年创立乙漆漆艺工作室，从事漆画艺术创作以外，开启了大漆创新工艺研发，设计具东方美学的大漆手工艺日用家居品。曾多次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广州、伦敦、新加坡等地举办个人艺术展及漆艺作品展



壹 漆器时尚化 融入现代人居环境

“道以成器，而器以载道”。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的心境与追求，讲究通过形态语言，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境界，体现出审美的愉悦。

那么漆器所承载的精神是什么？在科班出身的漆艺创作者洪乙栋看来，漆器的制作数千年来都属于手工艺范畴，与中华文化中的其他手工艺一样，承载着历朝历代的文化审美及信仰，也承载着人文智慧与手工温度。大漆作为自然的馈赠，触感温润，相对于其他手工艺更接近人体的温度；更有趣的是，漆器历经时间沉

淀、人们的摩挲使用，其色彩、温润程度也会随之呈现变化，这便是漆器的特点之一。

“说到漆器所承载的精神，我认为它更多代表着一种追求极致、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、无惧于时间洗礼的器物美学。”

洪乙栋希望将自己在漆画、漆立体作品等纯艺术创作过程中涌现的新灵感、新技法，运用到柴烧大漆茶器、日用纸胎漆器系列中。“纯艺术性的探索是我进行漆器生活化的创作初衷。”他所进行的现代纸胎漆器的研究，目前在国内还属罕见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您是如何通过创作，将数千年的大漆艺术融入现代生活？

洪乙栋：近年，我通过两个系列的作品：柴烧大漆茶器及日用大漆漆器，不断探索将大漆艺术融入现代生活。

在中国传统的漆器历史上是有陶瓷漆器的，但柴烧大漆茶器这个系列，我定义为大漆与柴烧陶瓷的跨界结合。

大漆装饰工艺是完全依照柴烧的落灰进行创作的，与柴烧本身的特点一样：每件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经过大漆装饰后的茶器，其视觉艺术效果又能够完全跳出原本的柴烧效果，气质尤为独特。

对柴烧陶瓷有一定认识的玩家们了解到，柴烧陶瓷每窑的成品率都较低，能达到50%的成品率已是不错了，我们在制作蛋壳漆及螺钿镶嵌工艺、犀皮漆装饰技法等大漆工艺时，须从更多窑出品的柴烧陶瓷中，严格挑选其落灰及釉面能够制作以上工艺的柴烧胎体。成品的稀缺与难以复制的特点，令这一系列更多面向的是高端个人藏家。

而在日用漆器系列中，我们专注于研发纸胎大漆漆器。纸胎胎体所呈现的极致的直线条造型，与传统漆器常用的木、竹等胎体所呈现的圆弧形有着极大区别。

除了胎体造型制作与传统漆器不同以外，在色彩运用中，传统漆器艺术大多以黑、红等暗沉色调为主，为适应现代明亮的家居环境，我们所制作的无论是柴烧茶器还是日用漆器，色调都会从每年的家居流行色中汲取灵感，大多以灰调的莫兰迪色系为主，

力求让数千年的大漆艺术变得更加时尚和当代化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漆器制作中，木胎、竹胎等胎体较为多见，以纸为胎制作漆器，其工艺特点是什么？

洪乙栋：由于造纸术在中国的应用，纸胎漆器在中国数千年漆器历史中早已存在，但过去的纸胎漆器在工艺上更多是类似于脱胎夹纻技法，且受限于造纸技术的发展，纸胎漆器一直以多以小件物品呈现，并没有如木、竹、夹纻等能够制作大件漆器的胎体那样，大量流传于世并影响深远。

而现代纸胎漆器的开发制作，是完全基于现代造纸技术进步与丰富，并运用AI、激光切割等技术来进行胎体的设计及切割制作，大大节约了胎体的设计制作成本，缩短了制作时间。

以纸制胎，经过数层裱布、刮灰、髹漆，纸被完全包裹在里面，其角色仅充当塑形作用，制成后的纸胎漆器与常见的木胎、竹胎等漆器在使用上及耐用性上没有区别，但折纸造型所呈现的直线条，却恰恰是木胎、竹胎等传统胎体在工艺制作上以同样成本难以达到的。相比于传统胎体的漆器，折纸造型的直线条纸胎漆器也显得更为现代时尚。

羊城晚报记者：如何实现在传统漆艺文化审美中，引入现代主义的新思考？传统漆艺与当代美学的结合点在哪里？

洪乙栋：一方面，我们依然遵循传统漆艺技法来创作，如宋代最有代表性的素髹工艺，从东吴时期就已出现的犀皮漆工艺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镶嵌工艺等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尝试使用一些现代素材，如锡、铁、金、银等金属材料与大漆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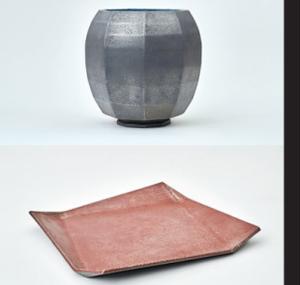
▲柴烧大漆茶器系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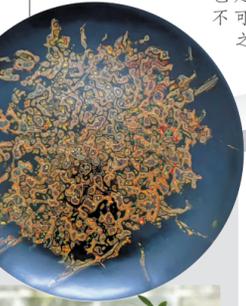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乙栋提供)

▲纸胎漆器系列 (以上图片由洪